

走哪一道门

小时候生在优渥的环境，长大后在待遇丰厚的国际大公司工作，现在生活在被人称羡的国度——瑞士。

然而，“生命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死后又到哪去？”这些问题困扰着我。看别人和自己的生活，我就如在看一出出的戏，我会问：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才能、胸怀、机遇，而另一个人没有？然而探索之路并不好走。有人向我传教、有人拉我入道，我都没有选择。不是每个生命都有那个智慧，能够告诉我要的答案，因为世上的生命几乎都是答案的寻找者！

母亲是位了却俗缘的出家人，也曾经是寺院的住持。为寻求真理，她的足迹遍布世界许多国家。一九九八年她来瑞士，事前在电话上告诉说要带一本书给我看。当我拿到了这本书

——《转法轮》时，母亲陪着我读。这是她头一回这么郑重其事地期盼我能够认识到这部法。

由于受一些宗教书籍与名人言集等的影响，我开始的时候带着许多思想观念看《转法轮》，甚至想从宗教里去求证书中所提到的许许多多我不曾听闻过的内容。结果徒然。

后来想：在小圈圈里的人，怎么能够知道圈外、更大圈圈的事情？就象博士的论文，幼儿园的人怎么看得懂！我告诉自己，应该放下心去读《转法轮》了。

就在我开始转换心态，用恭敬、严肃的心读《转法轮》时，我发现自己的思想不断地被打开，《转法轮》一书字面上浅显易懂，内容涵盖之广已经深深震动着我的心！就象曾经被拔掉的插头，现在从新接上；曾经失掉的记忆在被找回；对于自己生命存

在的意义与目的之迷，也在被破解！

我决定在大法中修炼，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并配合炼五套功法。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身体，在不断地被净化！

由于来到瑞士生活，在文化、饮食、生活等种种差异无法适应的情况下，我的身体健康状况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我变成了老少年！我得了甲状腺肿大，眼睛严重地往外突，身体越来越肿，没办法爬坡，楼梯爬不到十阶就喘不过气来。

就在一回炼功打完坐时，眼睛张开，感觉自己的眼压变小了，兴奋地跑到镜子前一照，眼睛真的变回原来的样子了！

医生曾经告诉我：“你的甲状腺肿经过开刀或吃药也许能够暂时治好，但很难说不再复发。尤其那双眼球，突出是根本（[接下页](#)）

“天安门自焚” — “补拍”的“教材”

“天安门自焚的王进东身上并没有燃火，为什么身上是黑的？警察为什么让王进东喊完口号后还要换上一口气再盖上灭火毯？两腿间的塑料汽油瓶为什么完好无损？”

这是在重庆的一个洗脑班里，法轮功学员对中共“帮教”人员提的问题。

面对有理有据的提问，一个公安科长怕这些“帮教”给问住了，赶紧抢着回答：“那是搞的教材嘛！”

这位学员接说：“既然是搞的教材，为什么要栽赃到法轮功身上？你不是说你看过两遍《转法轮》吗？那书上哪句话不是在教人做好人？”

“帮教”们无法回答，洗脑班草草收场。而这个公安科长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却把中共的意图抖落了出来。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外来压力，连这些参与迫害的中共人员，也知道栽赃法轮功的那些材料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为什么明明知道是假的，却还要以此来逼迫

法轮功学员转变他们的信仰呢？

其实关于王进东“假烧”的破绽非常明显。这一点，连炮制“自焚案”的参与者、在此案中自始至终参与采访的女记者李玉强，也不得不承认。

李玉强，是中央电视台负责编造诽谤法轮功节目的主要人员之一。二零零二年初，她曾在河北省会“法制教育培训中心”（实为洗脑班），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座谈”。当时有人问“自焚”镜头的种种疑点和漏洞，李玉强不得不承认：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她还狡辩说是为了让人们相信是法轮功在自焚，早知道会被识破就不拍了。

法轮功教人向善，禁止自杀和杀生。中共炮制自焚伪案，是为了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加剧迫害制造借口。

中共连这么歹毒没有人性的谎言都能造得出来，还有什么它做不出的呢？中共何止是造谣于一时、煽

动仇恨于一时，十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始终维系于这类谣言。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早在二零零一年八月就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正式声明：“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栽赃法轮功的。

然而这样一个惊天谎言，竟然被中共编排进了学生课本，作为毒害孩子的教材，真是邪恶至极。希望中国人都能洞悉真相，明辨谎言，并将真相分享于亲朋好友。（文／了然）◇



图：央视自焚画面中，王进东全身烧黑，而两腿中间盛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不燃烧、不变形；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他身后静静地站立，等王进东对着镜头喊完台词，才盖上灭火毯。

一九九五年的冬天的夜晚，下了一晚上的大雪，清晨，我们踏着厚厚的积雪来到汉口中山公园炼功。突然，我听见有两个人大喊：“哎呀，法轮功这么整齐，老人、青年、小孩，人人脸上是慈祥的微笑，没有一丝寒冷的样子，静静地打坐这么长时间，真是不可思议，平时公园里五花八门的气功门派，今天没有一个人了，你们法轮功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太美了，能允许我拍照吗？”他们非常高兴地拍下了一组珍贵的镜头，起名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今天我回忆的，就是这道独特风景线里的几个小故事。

一件五千元的皮服

法轮功学员晓惠（化名）一九九六年下岗，在一家服装店打工，一天，一位顾客来买皮衣，挑了半天各种价格的皮服，最后挑好一件，晓惠收下钱，记上帐，很热情地装好皮服给了顾客。

晚上盘存，发现差一件价值五千元的皮服，多出一件五百元的皮服，这一下晓惠才知道自己错把五千元的皮服当五百元卖给顾客了！

她心里很难过：本来下岗没工资，才出来打工，这一下又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但不管怎样，损失再大也是自己造成的，就对老板说：“老板，

（接前页）回不去原样了。”

不过，在大法里不断地按“真、善、忍”提高道德境界的过程中，我亲身证实了大法医治了现代医学上认为不可能根治的病。

我的眼睛不但回到原样，我还可以在坡路上轻松地往上跑，就象有人在后面推着一样。得到这样一个健康的身体，甚至比原来还健康的身体，我却没有花一毛钱！

炼法轮功不久，有一天先生突然笑着对我说：“你今天怎么这么忙，上上下下跑来跑去，不休息一下吗？”他这一问，我才突然发现：我的精力怎么变得这么好！更让我惊讶的是，我能比先生更早入睡，而他是上床三分钟内就能熟睡的人！而且我能够一觉到天亮，醒来时，精神饱满。这种变化真的太大了。

我从小就有严重的手汗问题。钢

中山公园里的奇景



图：一九九九年四月，逾千人在武汉常青花园街头炼功。

对不起，这是我造成的，一定照价赔偿，分文不少，只是我现在一下拿不出来，请你宽恕，让我跟你打工抵偿，直到赔清。我是修法轮功的，是不会让别人吃亏的。”

从此。晓惠放下了难过和自我得失的心，每天认真做好该做的工作。几天后，那位买皮服的顾客竟然将那件价值五千元的皮服送回来了，说是不太合适，换了一件五百元的皮服走了。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不要家长送礼的班主任

中学男教师宇辉（化名），也是一位年轻的班主任。每次开学时，就有很多家长送礼，收到的信封和红包有几千或上万元的礼金，有的在礼盒里装上昂贵的纯金戒指或手链，还有

琴老师总是要随时拿块布擦拭留在钢琴上的我的手汗；写作业时，手下一定要垫块手帕，不然作业本会湿透；立着掌手指朝上，汗水就直往下流！就在炼功后的一天里，坐在巴士上，我习惯性地要擦拭我的手汗，“唉？这么热的天居然没流手汗，也不干，还是滋润的！”后来我真的确定了：我的手汗不流了！

我向来不是个科学迷；让机器来告诉我什么是对错，这很难说服自己。人类的科学确实限定了人对自己生存环境的认识，我想突破这个认识，有人却说我在搞迷信！其实，实证科学的局限很明显，人不一定得要透过“科学”这只眼睛才能看清这个世界，换只眼睛，也许你将看到截然不同的世界！走哪一道门？最后我选择了“法轮大法”这一门，因为“答案”就在这门里！◇（文／柯秀微）

的送的是昂贵的外国名牌手表等等。

一天上完课，宇辉把所有的礼品摆在讲台上，对全班同学诚挚地说：

“我桌上放的这些礼品，都是你们的家长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送给老师，是想叫老师对你们重视一点，负责一点，让你们将来考取重点大学，有好的工作。但是，好成绩和送礼这些不正之风是不相称的，老师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是按‘真善忍’做好人的，老师希望你们首先学会做一个正直的人，不让家长多操心，真正通过自己的吃苦、努力、认真学习，才能考取好大学。”

“你们等会儿把送的礼拿回去，告诉你们的家长，老师不收任何礼，也会对你们负责、教好你们的，并请转告，老师谢谢你们的家长，请家长放心。以后，也不准送礼。”

宇辉的学生都记住了“真善忍”。让人羡慕的是，他教的班，每年纪律最好、班风最好、成绩最好、考上重点学校的人数最多。

中山公园炼功点的桩桩往事，仿佛就在眼前。大家在名利面前时时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提高心性，道德回升，修炼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正面反响，来学炼法轮功的人数急剧攀升。（文／湖北武汉 回归）◇

关注栖霞八月三十日的迫害

八月三十日早晨山东栖霞市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栖霞公安、六一零绑架、抢劫。有一个叫“于云勇”的恶警表现尤为恶劣，上蹿下跳，翻箱倒柜，开锁撬抽屉，甚至把床都翻了个个儿，抢劫大量钱财物品，简直就是土匪。其他参与者还有寺口镇刘家沟村大队长“陈久本”、翠屏派出所警察“谢光武”。所有参与绑架、抢劫、殴打法轮功学员及家属的恶警将被陆续曝光。“善恶有报”，望所有作恶之人，能早日警醒，将功补过。

现仍被非法关押的栖霞法轮功学员有：刘乐兵和衣学明被关押在栖霞看守所；冯翠荣、姜淑英、刘国玲、孙倩静被关押在烟台黄务南山劳教所；林国军和冯运学下落不明。◇

山东栖霞退休教师孙秀亭遭中共迫害事实

【明慧网】山东栖霞市退休教师孙秀亭，坚持信仰法轮功，十二年来遭中共多次被绑架、酷刑折磨。以下是孙秀亭自述遭迫害事实。

我叫孙秀亭，今年七十五岁，是山东栖霞大庆路学校退休教师，因为信仰法轮功，我被中共迫害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简述如下：

进京为大法鸣冤遭绑架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依法到北京上访，一心想着告诉政府“法轮大法好”，告诉他们我修炼大法身心受益的情况。哪知道，到了北京，就被绑被关起来。我们几个上访的人被迫在水泥地上坐了一宿。第二天，栖霞公安局刘新正等三人把我们押回栖霞，送进看守所非法关押二十一天。一天晚上，我正在炼功，警察冲进屋把我拽到走廊，一个姓张的恶警拿电棍疯狂电我，从我的脖颈电到嘴唇，电得我身体失去平衡，站也站不稳。然后他们又把我双手铐在铁窗上，脚尖刚刚着地，以此来折磨我。第二天，我绝食抗议这种不公正待遇。晚上七点钟，他们叫我老伴把我接回家。他们逼我们交押金，我们拒交，他们勒索不到钱，竟把我老伴关进拘留所十五天。

二零零零年二月的一天，我们在户外炼功，被警察疯狂绑架到派出所，一个五十多岁的恶警(大概姓盖)揪我的头发，掰我的手，还用脚踢我的腿，后来又抓住胳膊把我扔到走廊里。傍晚，我们被送至拘留所。我绝食抗议非法关押。五、六个女警一齐上，把我按在一个长条沙发上，一个武警两腿跨在我身上死死压住我，按住我的胳膊，强制灌食。当晚，我们两个被灌食的止不住地呕吐，吐的都是血水。后来，我们都被关押迫害十五天才放回家。

二零零零年秋，我们几个人在大庄头讲清真相，揭露迫害，遭到恶警绑架。他们要强制搜身，我弯腰躲避，一个姓牟的恶警用脚踢我的眼角和脸，把我当场踢昏过去，醒来后我整个脸剧痛，眼睛睁不开。第二天我整个脸乌黑，眼睛肿得不离缝。六一零恶人李增光只让我们按他的要求做笔录，对警察打人之事毫不追究。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到北京讨公道，再遭绑架酷刑折磨。挨过脆皮胶棒，被罚过强制面壁，被南北门开着用寒风冻过，被上过“死人床”，被上过“吊绳”（两手被铐着吊起来，挂在空中，脚离地面约半尺）。

被非法劳教，劳教所不收

二零零一年四月左右，大庆路学校校长祝庆平带着三四个人到我家敲门，我好言规劝他们回去，他们不听，疯狂地用大铁锤砸门，防盗门被砸开，里边的木门被砸烂，他们象强盗一样踢开我房间的门，三四个人把穿着内衣，光着脚的我抬下楼，我一个瘦弱的老太太就这样被他们粗暴地按进车里。在公安局的大院，我隔着玻璃看见校长祝庆平和教育局政工科长李建成沉着脸蹲在那里正密谋着什么。接着六一零恶人李增光等强行送我至淄博王村劳教所。由于被长时间的关押迫害，我身体极为虚弱，生了一身的疥疮，劳教所不肯收我。

迫害不断升级，我被监视和跟踪，最后不得不流离失所。二零零一年年关到了，腊月二十五我回家，第二天早上，我在楼道里被刘新正等人绑架，送进了洗脑班。大年三十，别人过年，我被拉到市医院灌食，牙齿被撬碎了好几处。这一次，我被关押迫害了两个月。

二零零二年六月，我终于站在天安门广场，堂堂正正的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大法是冤枉的！大法弟子是被迫害的！”中山馆的看门老头不明真相，恶意构陷，结果我被绑架到警车上，两个年轻恶人用鞋底，瓶子之类的猛砸我的头，后来我被送到天安门派出所关进铁笼子里，驻京迫害法轮功的栖霞恶警李增光认出了我。当晚我被锁在铁椅子上坐了一宿。第二天我浑身难受，一个瘦瘦的女警拽着我的衣服，来回推拉，推到车上，后来，一个善良的女警帮我把扯开的衣扣扣上。李增光把我身上的收据要去，说送我回家，结果他们把我送到栖霞看守所关了四个多月。

老伴在迫害中含冤去世

我老伴林儒钧，一身书生气，一辈子不争不斗，本本份分做人。我多次被迫害，他精神屡受刺激，身体很快垮了下来，终于于二零零三年含冤离世。临终时，他用极微弱的声音说：“法轮大法好”。他真正是被恶党迫害死的。

象历次政治运动一样，恶党挑动单位对法轮功学员仇恨，学校常派人到我家骚扰我，甚至非法关押。在江泽民“经济上截断”的邪恶指示下，单位停发了我的退休金。我老伴被迫害死以后，家里没有积蓄，为了我和女儿的生活，二零零四年我到学校据理力争，牟校长还算有善心，为我的事请示教育局，直到上面松口，才给了我工资卡。我拿到卡一看，几年来卡上只剩五千元钱。几年来，我被无辜抢夺盗走的钱财大约有五至十万元，具体数目无法统计。因为他们都是暗箱操作，根本没有任何凭据。

在恶党的指使下，恶警多次抄我的家。最近一次是二零一零年五月的一天下午，城北派出所协同六一零恶警强行进入我家，象土匪一样，翻箱倒柜，搜刮掠夺。他们抢走我的地下室钥匙，我怕女儿乱花钱放在地下室里的二千元钱竟也被他们盗去，我眼前的生活又没着落了，我找他们说理，他们才于第二天给送回四五百元钱。就这一次，他们抢劫我包括笔记本电脑等一万多多元的财物。

由于我屡次受迫害，女儿的精神屡次受刺激，精神问题越来越重，导致她经常发作，一发作就往死里打我，我一个年近八十的老太太只好流落在外。可怜女儿无人照顾，生活无规律，把家弄得不成家。

我们原本一个好好的家，就因信仰真善忍，讲真话做好人被迫害得家破人亡。恶党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

迫害者遭不同程度的报应

六一零恶人李增光，年富力强，五十多岁死于胰腺癌。原大庆路校长祝庆平被反贪局拘留两次，据说判刑三年，用钱买了个监外执行。原教育局政工科长李建成才四十出头就被从领导职位上一撸到底。

当然，这些人也是受害者，真正的幕后凶手是中共恶党。其实当初他们可以选择的，就象那两个不同表现的女警一样，行善的女警只会让人多一份敬重。善良的人们，选择的机会不多了，希望你们早日认清这一点，远离恶党，早日自救！

(篇幅所限，有较多删减)

科学与真理

许多人不自觉地把现代科学等同于真理。实际上科学(Scienc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 Scientia, 原意是“学问”, 和真理根本不是一回事。

现代人所说的科学, 通常指西方实证科学, 它的哲学基础是把一个完整的世界划分为两个独立的范畴: 物质与精神。然而人的生命恰恰是精神与物质的一体。

这样一来, 精神活动游离于现代实证科学的视野之外, 道德更成了没有物质基础的纯粹说教。其后果之一, 就是人与自然的对立。

瓦特发明了蒸汽机, 引发工业革命、带来大规模利用化石燃料的能源新时代, 谁也没想到 200 年后的人类会因此陷入温室气体带来的窘境。

杀虫剂 DDT 的人工合成, 曾被认为是人类之福, 因为它能使作物免于虫害, 然而人们没料想到的是, 若干年后虫子产生了抗药性, 而人类的食物中却发现了 DDT, 更让人惊恐的是青少年体内、甚至母亲的乳汁中也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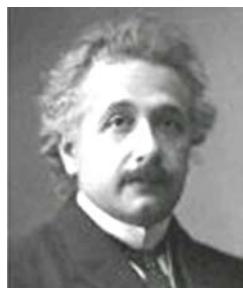


图: 爱因斯坦

现了 DDT。

吗啡是临
床上局部麻醉
的良药, 它使
更多的生命从
手术台上被拯
救。然而今天,
吗啡的吸食者
以千万计算,

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吗啡毁灭的生命比它拯救的还要多。

爱因斯坦发现质能方程 ($E=MC^2$) 的时候, 绝不会想到几十年后“核威胁”成为人类头上挥之不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爱因斯坦也认识到了, 现代科学将精神和物质分离而带来的局限。他说: “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 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 全取决于自己, 而不取决于工具。”在爱因斯坦看来, 科学对人类是福还是祸, 只能由人自己来解决, 在这一点上他想不出, 除了传统信仰之外, 还有什么能与之相媲美。爱因斯坦说: “先知们留下了能够医治人类社会一切弊病的教义。” ◇

“为啥外国人可以安锅, 我就不能安?”

在中国北方一个大城市, 一个混住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小区发生了一件事: 此小区外国居民很多, 每户外国人家都安有卫星天线(俗称大锅), 有一户中国人也安了一个。这天, 小区来了几个广电的工作人员和穿着警服的人, 要强制拆除这户中国人的大锅, 说“国家有规定外国公民在中国境内可以安锅, 中国人不许安锅。”

男主人说: “卫星在天上不就是让人看的吗? 准外国人看, 不准中国人看, 什么道理?”穿制服的人见说不了, 就想动手拆, 男主人用身子一挡: “看谁敢动我的私人物品? 有规定拿来让我看, 拿不出来, 就是无理取闹, 我要告你们!”见主人这么强势, 穿制服的人灰溜溜地撤了。

围观者议论纷纷: “为啥外国人要安锅? 因为中国的节目不真实!”

“哦, 他们骗不了外国人了, 就来骗中国人啊!”“中国人又不是傻瓜, 就得要了解了解真实情况!” ◇

“1400 例”是如何炮制出来的

江氏集团在 99 年 7 月 20 日开始对法轮功进行大规模的迫害时, 炮制出一个所谓的 1400 例, 指控说, 炼法轮功炼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仅举一例:

黑龙江省阿城市新华乡崔家屯李淑贤, 女, 三十岁, 九九年七月, 李淑贤因患胃溃疡住进了哈尔滨市第四医院。病重期间, 正是在九九年七月二十日, 江氏集团在全国迫害法轮功之时。当时李淑贤家庭生活非常贫困, 很难交上住院费。在这关键时刻, 医院院长出现了, 主动告诉家属: 你们就说李淑贤是“炼法轮功”的, 医院就免费治疗, 并在生活上还能给予照顾。为了这点利益达成了协议。于是, 哈尔滨市《新晚报》记者迅速到医院采访, 用编好的台词教李淑贤丈夫说: “妻子李淑贤是练法轮功的, 把身体

练出了病, 因为她练‘辟谷’身体才这么瘦, 得了胃溃疡, 害得我们住院都住不起。”李淑贤的丈夫就反复练习记者写好的台词, 直到记者满意, 才进行录像采访。就这样, 一桩栽赃法轮功, 以谎言、欺骗为题材的假戏出台了。

哈尔滨市《新晚报》, 在九九年七月三十日前发表文章, 并配有照片(李淑贤的母亲抱着她), 题目为“练‘法轮功’练出个活骷髅”。文章中李淑贤说: “法轮功把我坑苦了, 是共产党挽救了我, 是电视台记者救了我。”

李淑贤没想到, 受到“免费治疗”之后, 病情反而不断加重, 全身抽搐, 最后被该医院强制出院。

新华乡政府及阿城市政府看到《新晚报》的文章后, 对此事进行调查, 将李淑贤的亲戚抓到新华乡派出所, 由派出所民警审讯, 问: “是不是你教李淑贤练的法轮功?”亲戚说: “我没教过她练法轮功。”并为此事签写证明。

照纸上念可免去你的医药费



结果证实: 李淑贤不是练法轮功的。不久, 李淑贤死亡。新华乡政府干部对她丈夫说: “你去告他们, 你为他们做了假证, 他们不守信用, 病没看好就给撵出院了, 我帮你们撑腰, 你要是告赢了能得好几万元钱呢。”当时她家属考虑, 当权者在打压法轮功, 我去告谁呀! 不告还抓呢!

可是, 此事被新闻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在哈尔滨电视台播出; 又在黑龙江电视台播出; 然后又在中央电视台“走进千万家”栏目播出, 列入诽谤法轮功的所谓 1400 例中。 ◇